

寻找四川诗词少年

寻蜀地诗心
见少年风华

开栏语

巴山藏古韵,学子载诗声。自古,巴蜀便是中华诗词的沃土,李白仗剑出蜀,写下“峨眉山月半轮秋”;杜甫寓居浣花溪,吟出“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”;三苏父子笔墨千秋,陈子昂风骨凛然,薛涛笺纸留香。千年文脉浸润天府大地,一句句平仄华章,早已化作刻在蜀地山河间的文化基因。

在四川,藏着无数与诗词相伴成长的少年人。

他们是课堂上脱口而出飞花令的中小學生,是深耕格律、自主习作的中职學子;是受名家熏陶、承家學文脉的后輩,是自幼浸读詩书的尋常孩童;也是跨國求學、痴迷漢韵的外籍少年……他們以少年之心品读千古風雅,在誦讀中觸摸山河,在思索里讀懂情懷,讓千年詩詞在青春時代煥發勃勃生機。

即日起,让我们一起“寻找四川诗词少年”,用镜头与笔墨记录青春与古韵的相逢,倾听少年与诗词结缘的成长故事,探寻独属于少年的读诗诀窍、心中仰慕的千古诗人,捕捉藏在日常里的诗意微光。

如果你身边恰好也有这样的“诗词少年”,欢迎向我们推荐,讲述他们的故事。让我们一同见证,当千年诗韵遇见青春脸庞,会碰撞出怎样的绚烂火花。

华西都市报-封面新闻记者 刘叶

寻找四川诗词少年参与方式:

- 1.通过封面新闻客户端首页“诗词少年推荐”悬浮球参与;
- 2.拨打封面新闻服务热线028-86969110参与。

中华诗词美育大赛四川省赛报名通道:



个人参赛扫码报名



团体参赛扫码报名



扫描二维码进群咨询

不硬背诗词,舞台自有万千诗意
自幼登台的双胞胎川剧少年:



大宝(左)与小宝。受访者供图

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、四川省文联主席陈智林曾这样解释戏曲与文学的天然纽带:“戏剧演员一旦接触了舞台,就是接触了古典文学。”戏以诗为魂,诗因戏而活。一出传统戏曲,念白可能是散落的五言,唱词也许是铺展的七律。因表演者的个人演绎,让诗词有了眉眼与呼吸,也有了如歌如泣的腔调。

中华诗词美育大赛四川省赛如火如荼之际,华西都市报、封面新闻推出“寻找四川诗词少年”系列报道,寻访那些因热爱而亲近古典的青少年。7月13日,我们寻到了一对因戏而与诗词结缘的双胞胎兄弟。

哥哥程章溪明,家人唤作“大宝”,今年秋天将北上中国戏曲学院读书,主攻戏曲表演;弟弟章程源德,人称“小宝”,还在四川艺术职业学院川剧系学习戏曲音乐,明年也将尝试去考中国戏曲学院。兄弟二人,一个台前演活诗中入,一个台下奏响诗中韵,16岁的年纪,眉眼间已浸染了一身古典的沉静气度。因为学戏,他们进入诗词的方式与众不同,不用强记与硬背,那些戏曲故事中,诗词俯拾即是,天然就是理解和记忆的舞台。

3岁入行5岁登上央视
从小接受传统文化熏陶

时间倒回10多年前。两个小不点留着一样的发型,年仅3岁,在尚不知舞台为何物时就入了曲艺行。两年后,5岁的兄弟俩登上央视舞台,面对镜头毫不怯场。当时也有很多人不解,为什么要让孩子学曲艺?妈妈解释:“中国曲艺有好的精神传统、礼仪习惯,学曲艺也能让孩子们弘扬传统。”

大宝小宝就是生长在这样一个极为重视传统文化教育的家庭。家中长辈或是喜爱国画与舞蹈,或是痴迷传统曲艺。耳濡目染间,诗词与戏文成了日常的背景

音。兄弟俩还没桌子腿儿高时,就能咿咿呀呀地背出整首《静夜思》。

兄弟俩在采访中回忆,很小的时候,家里长辈就会让他们长期习读诗词,那时也许尚不能理解意思,只是觉得好听,会比谁背得多、背得溜,但那些诗词就以这样的形式,随风潜入夜,慢慢闯入了他们的世界。

12岁那年,兄弟俩迎来了艺术道路上最关键的转折。在陈智林的悉心指引与鼓励下,兄弟俩考入四川艺术职业学院川剧系,正式踏上系统化、专业化的求学之路。他们先后参演了《梦回东坡》《连环计》《英奴传》等优秀剧目,登上了第十届中国京剧节开幕式,亮相四川省川剧汇演,也站上了全国各类大小舞台。当然,对于诗词的认知,也从“悦耳”走向了“入心”。

戏曲人亲近诗词
兄弟俩各有各的“诀窍”

诗词与戏曲有天然不可分割的渊源。一代有一代之文学,唐诗宋词再到元曲,诗词与戏曲同源异体,诗词为戏曲提供文学源头与审美内核,戏曲又将诗词“活态”为舞台叙事。今天,也不乏许多优秀的诗词戏歌守正创新,将诗词独有的浪漫融进唱念做打。

因此,对于戏曲人而言,“背诗”几乎是一项刻入肌肉记忆的基本功,大宝小宝就各有各的“诀窍”。

“如果只是死记硬背,你根本不懂诗人在哭还是在笑。但演戏不一样,你得把自己当成他。”哥哥大宝的方法,是用自己的个人情感,“代入”诗人本身,“如果我身处他的境地,我会如何做、如何想?”也许是主攻表演的原因,大宝学习诗词的方式极为细腻。2022年,他与弟弟一起参与了川剧《梦回东坡》。他在戏里客串一个现代孩童,与陈智林扮演的苏轼穿越时空对话。虽然戏份不重,但每次排练,他都蹲在台下,看大师如何演

绎这位千古词人。

“陈智林老师最后念《定风波》那段,舞台灯光一打,他穿着戏服站在那里,我突然就觉得,苏轼活了。”大宝回忆,“我真的非常钦佩,苏轼那种被贬到天涯海角还能笑看风雨的劲儿。”正是那一次,他真正爱上了苏轼,也真正读懂了《定风波》,不是字面上的豁达,而是一个人站在命运的悬崖边,还能吟出“也无风雨也无晴”的从容。

这样的时刻,在他的学戏日常里并不少见。戏曲演员练功,需要记住大量的文言文和诗词原篇,大宝的方式始终如一:进入角色,活在情境里。苍凉豪迈也好,小桥流水也罢,只要代入了“剧情”,背诗就容易得多。

专业不同,路径也不同。弟弟小宝专攻戏曲音乐,京胡、笛子、唢呐……样样拿得起。在戏剧乐队中,他在台下的琴声,就是演员情绪的外化。

“我们学一首曲子,老师不会让你干巴巴地拉完音符。”小宝说,“老师会让你去想象,比如一段大路,边上有树,有微风拂过。”

这种“通感”训练,便是小宝亲近诗词的“捷径”。拿到一首诗,读几遍,心里有个大概场景,心中音乐渐起,诗词本身的平仄节奏顿时和韵律两相融合,自然有了旋律。“一首诗,你按川剧的高腔哼也行,按流行歌的调子唱也行。哼着哼着,词就忘不掉了。”在小宝看来,诗词和乐器是相通的,诗是表达情绪的文字,琴是表达情绪的声音。

这种“肌肉记忆”式学习法,让兄弟俩在枯燥的练功中找到了乐趣。学习古典诗词,不必死记硬背,而是用心和用情。

台前与幕后
小小少年立志传承川剧

今年1月,大宝独自北上参加中国戏曲学院的艺考。候场时,他目睹来自全国各地的尖子生们翻腾跳跃,个个身手不凡。论年纪,他算小的;论资历,前面排着许多师兄师姐。原本他对“一次考上”并未抱太大期望,但老师们都看好他,鼓励他去试一试。大宝果然不负众望,以全国专业第8名的好成绩考入中国戏曲学院。

9月,大宝即将北上,在中国戏曲学院学习以京剧为主的表演。这意味着他需要“改范儿”,把川剧的动作习惯调整过来。“压力大,更多的是期待。”大宝说,“我想去看看戏曲的最高学府什么样,以后把好的经验带回四川。”小宝则继续在四川艺术职业学院学习。

但戏曲这条无形的纽带,始终将兄弟俩绑定在同一方舞台之上:一个台前,一个台下。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念头:大宝说,他想读完研究生,回到四川,“对川剧尽一点小小的力量”;小宝说,无论走到哪里,最后都要回来,“把川剧的好,讲给更多人听。”

兄弟俩认为,从戏曲这扇门进去,会发现诗词的世界美得惊人。陆游回忆成都生活,有《梅花绝句》:“当年走马锦城西,曾为梅花醉似泥。二十里中香不断,青羊宫到浣花溪。”千年后,《梅花绝句》也是川剧戏歌里最为人熟知的其中一曲。梅花诗的美好与朝气来自巴蜀水土滋养的灵气。今天,双胞胎川剧少年也用最青春的方式,讲述着最动人的中国故事。

华西都市报-封面新闻记者 徐语杨